

★ 剑亭绮情经典武侠系列 ★

龙 侠 玉 姬

剑
亭
著
上



劍亭著

龙侠玉姬
(上)

时代文艺出版

劍亭著

龍俠玉姬
(中)

時代文藝出版

剑亭著

龙侠玉姬
(下)

时代文艺出版

龙侠玉姬(上中下)

作 者: 剑 亭

责任编辑: 邢爱光

责任校对: 王 茹

装帧设计: 宇 峰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春市中兴胶版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 数: 485 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200

书 号: ISBN7-5387-1111-2/I·1069

定 价: 25.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千里迢迢	(1)
第二章	金杖神君	(3 4)
第三章	仙姝影楼	(6 5)
第四章	力助丐帮	(9 5)
第五章	龙驹黑子	(128)
第六章	狐媚女魔	(161)
第七章	夜会丽媛	(190)
第八章	方朔奇丐	(221)
第九章	绮色绿谷	(259)
第十章	九宝仙娘	(278)

第十一章	栖凤妃子	(306)
第十二章	金女沔郎	(344)
第十三章	云昙师太	(363)
第十四章	天缘双剑	(401)
第十五章	夜闯少林	(422)
第十六章	仰天长啸	(451)
第十七章	印空远遁	(480)
第十八章	香闺夜焚	(510)
第十九章	舞浆寻亲	(529)
第二十章	玉幻堡主	(564)
第二一章	红颜白发	(608)
第二二章	巡湖使者	(639)
第二三章	鬼面大师	(664)
第二四章	蝌蚪怪蛟	(695)
第二五章	爱心可证	(726)
第二六章	一龙三凤	(750)

第一章 千里迢迢

惠风和畅，碧空如海，照耀着沅江两岸的万顷桃林。

阳春三月，正值桃花怒放，举目两岸，灿烂如锦，一望无际，阵阵桃花特有的芬芳，迎风拂面，熏人欲醉。

江中清波涟涟，渔舟桨声欸乃，堤边村姑浣纱，远山翠黛如画，好一片宜人景色！

就在这一望无垠的锦绣花海中，远远的现出一座树木繁盛的大庄院，在浓郁苍翠中，隐约逸出数角朱漆飞檐和画栋楼影。

一条宽约丈二的笔直大道，迳由庄前直达江边，在大道的路右边，竖着一方高大木牌，上书三个大字——益阳庄。

在当今武林中，谈起赫赫有名的益阳庄，黑白两道的侠士英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老庄主铁掌银剑商耀南，更是名扬四海，威震江湖，一柄斑银剑，横扫中原。

今天，又是商老庄主每年一度收徒之日，天下慕名前来拜师习艺的人，道为之塞。

只见通向庄前的大道上，车辚辚，马萧萧，蹄奔尘扬，人声吆喝，宛如赛会赶集般，好不热闹。

跟在驮骡马车之后的，俱是鲜衣骏马，携僮带仆的豪门公子哥，个个身佩长剑，大都手摇折扇，真是神气十足。

但，就在这浩浩荡荡的鲜衣骏马行列中，却匆匆走着一个布衣老人和一个布衣少年，看来十分不衬，显得格外扎眼。

布衣老人，年约七十余岁，霜眉虎目，方颐大嘴，一蓬落腮横飞银髯，闪闪生辉，一望而知是一位乐天豪放，古道热肠的老人。

跟在老人身侧的少年，年约十七八岁，两道斜飞入鬓的清秀剑眉，一双湛湛有神的朗目，鼻似玉垂峰，方口若涂丹，虽然一身布衣，但却掩不住他聪颖刚毅，英挺韶秀的丰采。

布衣少年，微蹙剑眉，神情显得有些不快，虽然眼前夹路桃花，美景如画，他也懒得欣赏一眼。

两人夹在趾高气扬、身穿鲜衣的成群僮仆和车马中，大步前进。看来走得不快，实则步速甚疾，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一老一少的武功俱都不俗。

但是，跟在马后飞扬跋扈的僮仆们，却俱都厌恶地瞪他们两人一眼，唯恐两人影响了他们马上公子爷的光彩。

这时，虽见这一老一少的前进步速有些透着离奇，但希望两人能尽快走过去，因而也懒得多加注意。

蓦见布衣老人游目看了一眼每辆马车上满载的漆箱锦匣，慈祥地望着布衣少年，兴奋地笑着说：“鹏儿，今天如蒙商老庄主收你为徒，怕不要羡慕这些各地慕名前来拜师的豪门子弟呢！”

说话之间，发现布衣少年挺朗的俊面上，毫无心动之色，不由神情一愣，接着又肃容正色说：“鹏儿，公公曾对你说过，瞩目当今武林，只有商老庄主的武功最高，声誉最隆，一双铁

掌，功可开碑，力能伏虎，一套迷离剑法，独步武林，鲜逢敌手，谁不想学他那身惊人功夫？”

说此一顿，游目看了一眼身前背后的驮骡车马，突然压低声音说：“你看，这些前来拜他为师的豪门子弟，哪一个不是车载着金银珍宝，马驮着玉石古玩……”

话未说完，布衣少年突然忧郁地说：“所以鹏儿一直不愿前来！”

布衣老人惊异地低声问：“为什么？”

布衣少年剑眉一蹙，说：“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

老人一听，霜眉立展，反而哈哈笑了，接着，以充满了信心的口吻，笑着说：“傻孩子，你陆飞鹏和他们不同，你的秉赋高，骨骼奇，特富颖悟力，是千万人中难得一遇的上上奇才，商老庄主虽然收徒逾百，但是直到今天，仍未发现足堪继承他衣钵之人，即使他那唯一的大公子玉面少太岁商达宝，据说也非堪造之材，所以公公才坚持要你前来。”

布衣少年陆飞鹏，剑眉一蹙，不以为然地说：“鹏儿总觉得一师教授百徒，总难个个指点，人人兼顾……”

布衣老人未待陆飞鹏说完，立即爽朗地笑着说：“这就是俗语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谁的秉赋好，悟力高，谁就得到特别赏识，个别指导！”

布衣少年陆飞鹏，迷惑地问：“可是在见面之初，商老庄主怎知鹏儿的秉赋高，骨骼奇呢？”

布衣老人一听，立即正色说：“这当然由公公代你介绍，再说，以商老庄主，阅人无数的锐利目光，入眼便知你是个上乘奇才！”

说话之间，发现陆飞鹏温玉般的俊挺面庞上，依然毫无向

往之色，因而再度压低声音说：“鹏儿你必须记住，商老英雄乃时下武林中的霸主，因而也有人呼他为铁掌银剑霸中原，目前只有拜在他的门下，方能学得一身惊人本领……”

陆飞鹏一听，立即插言说：“公公这十多年来，不是已教了鹏儿一身惊人本领了吗？”

老人一听，早已忘了道上车水马龙般的浩荡人群，不自觉地仰天发出一阵哈哈大笑，顿时惊得行人掩耳，马嘶蹄乱！

陆飞鹏一看，立即悄悄扯了一下布衣老人的大袖。

布衣老人视若无睹，依然风趣地朗声笑着说：“我巫峡渔叟齐海幢那点艺业，只能下河摸鱼，入溪游水，和人家打架不吃亏，怎能算得上是惊人本领？……”

说罢，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陆飞鹏一听，两道剑眉立时蹙在一起了，这十多年来，他一直觉得齐公公即使不是世外侠隐，亦是当今第一流的高手，但是，每每谈起这个问题，齐公公总是把自己说得一文不值。

心念间，不自觉地脱口说：“学成一身惊人本领又有何用？”

布衣老人齐海幢，突然肃容说：“须知学成一身惊人武功，即可仗剑行侠，奔走江湖，杀贪官，除污吏，警顽劣，主正义，使恶人向善，好人升平，维护善良风气。”

陆飞鹏感于齐公公对他的期望之殷，久久才郑重地问：“公公，您看鹏儿拜在商老庄主的门下，能否学成一身惊人武功？”

巫峡渔叟齐海幢一听，虎目突然一亮，知道陆飞鹏的心终于被他说了，心中一喜，毫不迟疑地连声说：“当然，只要你肯虚心学习，加上你现在的根基，不出三年，公公保证你震惊

江湖，轰动武林。”

陆飞鹏终究是个大孩子，这时听了巫峡渔叟的几句豪语，胸襟一畅，顿时激起他万丈雄心和豪气。

于是，剑眉一轩，毅然颌首说：“只要商老庄主肯收鹏儿学艺，鹏儿定不让公公失望。”

巫峡渔叟一听，十分高兴，立即愉快地赞声说：“好，有志气有志气。鹏儿，我们走，错过今天，就得再等一年……”

话未说完，路右桃林深处，突然有人以讥讽的口吻，高声朗吟：“但愿此去皆如意，拜得名师上青云，公公指望三年后，学成绝艺震武林……”

虽然说是高声朗吟，但能在车声辘辘，马嘶蹄乱，以及御车人等的吆喝声中，仍能令数十丈外的人清晰听见，这人的武功之高，内力之厚，已可见一斑。陆飞鹏听得心头一震，急忙循声一看，但见一片一望无垠的灿烂桃花，哪里有半个人影？

转首再看齐公公，怒目望着桃林深处，只气得飞髯颤抖，面色铁青，显然是听了那人暗含讥讽的打油诗，心中有气。

陆飞鹏觉得奇怪，难道吟诗的那人一直跟在他和齐公公的身后？

根据方才吟诗的方向和距离，至少在三十丈外，而在听到最后一句话之后，居然能在晃身之间，已到了三十丈外，这份轻功，该是何等惊人？

况且，在那等快速的行动中，竟没有发出极速的衣袂破风声，而能不被齐公公发觉，这人的功力之高，可想而知了。

尤其在晃身之间，便想妥了一首暗含讥讽的打油诗，这人虽不是个饱学之士，也是个熟读诗书之人。

心念间，发现前进中的车马人等，突然停止了。

举目一看，已到了益阳庄的庄林前，先到达的车马人等，已依序排列到庄外。

再看齐公公，精神抖擞，步速加快，对方才那人吟打油诗的事似是早已抛诸脑后。

陆飞鹏紧紧跟在齐公公身后，迳向庄林内走去。

前进中，举目一看，只见益阳庄内，崇屋栉比，耸楼翘阁，一色翠绿琉瓦，俱是朱漆画梁，在碧空艳阳照耀下，光华闪闪，愈显得瑰丽堂皇。

陆飞鹏自有记忆以来，便和巫峡渔叟齐公公居住在巫峡北岸的小旺村，生活十分简朴，在入峡捕鱼读书之暇，即勤练水陆功夫，何曾见过这等古色古香，富丽堂皇的崇楼高阁，乍然看来，不免有些目迷五色！

但他赋性朴实，不崇豪富，虽然看得眼花缭乱，却无丝毫向往和羡慕，他反而觉得在如此美仑美奂的庄院中，辉煌壮丽的环境里，如能练成一身惊人本领，那才真是奇迹哩！

打量间，已到了庄前广场。

这时广场上，已挤满了车马驮骡，到处人影幌动，喧嚷有声，加之骡马久立不耐的低嘶，显得十分混乱。

广场的尽头，横植一排高约数丈的阔叶青杨树，正中一座雄伟大庄门，左右一色大红墙，气势十分雄壮。

庄门下，肃静地立着十数崭新劲装的彪形壮汉，个个挺胸凹肚，俱都神气十足，对门前麇集的车马人群，看也懒得去看一眼。

陆飞鹏看了这等声势，想到即将在这座似候门，赛王府的大庄院内学艺三年，心情也不禁有些紧张激动。

人人都须依序停止，唯独巫峡渔叟齐海幢，带领着陆飞

鹏，迳向庄门前走去。

各地慕名前来拜师的豪门子弟，见这一老一少两人，毫无忌憚地大步向庄门走去，俱都以为必是大有来历的人物。

陆飞鹏紧跟齐公公身后，在拥挤的人群车马中前进，这时他才发现车上装载的漆箱锦匣上，俱都贴有封条，乍然看来，几疑是到了镖局门前。

打量间，蓦见身前齐公公，侧首低声说：“鹏儿，看到了吗？外间传说商老庄主珍宝无数，金银逾万，今日看来，才知这话果不虚传。”

说话之间，已到了庄门前。

齐海幢转身望着陆飞鹏，继续说：“鹏儿，你在这里等一等，公公去门上通个名。”

说罢，迳向雄伟的庄门下走去。

陆飞鹏静静地望着走向庄门的齐公公，他根据眼前的情势，在这一刹那，他方才建立的一点信心，不知怎的突然动摇了。

尤其庄门下傲气十足的新衣庄汉们，俱都以迷惑轻蔑的目光望着匆匆走去的齐公公，这更令他信心全逝，因为这些庄汉的嘴脸，足以代表他们的主人。

这时，满面堆笑的齐海幢已到了庄门下，向着十数庄汉一抱拳，谦和地笑着说：“请哪位进内通报商老庄主一声，就说巫峡齐海幢特为老庄主荐徒来了！”

十数庄汉见齐海幢浑身土气，一身布衣，俱都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理都没理！

陆飞鹏看在眼里，不由暗泛怒火，心想，仅看这些庄汉对待客人的傲慢态度，便可知道铁掌银剑商耀南的平素为人如

何了。

心念间，发现齐公公毫不生气，依然抱拳笑着问：“诸位中是哪位负责？……”

话声未落，其中一个庄汉，浓眉一挑，瞪眼沉声说：“我们总管进内通报还没出来，要见老庄主荐徒弟，也得有个先后次序。”

说着，举手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手拉白马，从仆簇拥的华服青年，不耐烦地继续说：“去去去，请在那位公子的身后等着去……”

陆飞鹏一见，顿时大怒，正待向前斥责那个庄汉无礼，蓦见庄门内匆匆走出一个身穿青绸长衫，手中拿着一张大红拜帖的中年人。

只见青衫中年人，细长身材，黄瘦面皮，平眉斜眼薄嘴唇，一到门前，立即望着大红拜帖，朗声高呼：

“陕北绥德县，黄百万黄老员外的二公子黄宜平……”

拜帖尚未念完，人群中早已有人兴奋的回答说：“晚生在！”

青衫中年人立即望着答话方向，笑容可掬地一招手，轻快地笑着说：

“老庄主请！”

陆飞鹏循声一看，只见骚动的人群中，急步走出一个腰悬宝剑，身穿粉缎公子衫，年约二十四五岁的白面青年来。

白面青年，神情兴奋地挤出人群，急步向青衫中年人面前走去，在他的身后，尚跟着一个白发苍苍的灰衣仆人。

灰衣仆人一出人群，即向麋集广场中的车马人等挥了挥手，车马中立即响起数声吆喝马嘶和辘辘车声。

紧接着，两辆双人驾馭的大马车，载着满车的箱篋和行囊，急急驰向庄门前，在马车的后面，跟有数名仆从，尚拉着配有金鞍银镫的一匹高大骏马。青衫中年人一见马车，急忙向肃立门下的十数庄汉施了一个眼神，其中一个立即奔了出来，引着两辆马车，迳向十数丈外的侧门奔去。

麇集在广场上，待命谒见的豪门子弟们，个个情绪不安，俱都以羡慕的目光望着神情兴奋的白面青年黄宜平。

尤其那些较白面青年黄宜平来得尤早的豪门子弟，更是频频举袖拭汗，俱都惴惴不安，格外显得焦急。

仍立在庄门下的巫峡渔叟齐海幢，惊觉机不可失，立即向着青衫中年人，谦和地抱拳含笑问：“请问阁下可是病三郎乌贵西乌总管？”

青衣中年人闻声转首，这才发现一身布衣，方颐飞髯的齐海幢，于是眉头一皱，斜眼望着齐海幢，仅“唔”了一声，点了点头。

齐少幢对病三郎乌贵西的傲慢态度，毫不介意，依然谦和地笑着说：“老朽齐海幢，匪号巫峡渔叟，今天特来拜会商老庄主，烦请乌总管代老朽通报一声！”

病三郎一听“巫峡渔叟”四字，面色顿时一变，急忙一整神色，立即换了一副笑脸，急上数步，连连抱拳，谄笑谦恭地说：“原来是息隐巫峡的齐老英雄，失敬失敬，在下即刻进内禀报老庄主出迎，请老英雄在此稍候片刻！”

齐海幢也急忙谦逊地说：“不敢，不敢，有劳总管！”

乌贵西再度谦逊两句，即向身穿粉缎公子衫的黄宜平一招手，两人匆匆走进庄内。

正在怒火高炽的陆飞鹏，看了病三郎前倨后恭的丑态和

震惊神色，才知齐公公是武林中有名的前辈人物，不禁感到十分傲气，因而心中的怒气也消了。

心念未毕，齐公公已含着祥笑，兴奋地走回来。

巫峡渔叟尚未到达陆飞鹏身前，已忍不住愉快地笑着说：“鹏儿，我们到那边去等吧！”

说着，指了指手拉白马，神色已有些焦急不安的华服青年。

陆飞鹏看了乌总管对待齐公公的恭谨态度，刚刚动摇的信心，又坚定了不少，因而，欣然跟着齐公公走到华服青年的左近。

这时，麇集在门前广场上的豪门子弟和仆从，俱都以惊异的目光望着陆飞鹏和齐海幢，纷纷交耳议论，似乎闹不清赫赫有名的乌总管，何以对这个布衣老头如此恭敬。

片刻过去了，病三郎乌贵西，又满面堆笑地走出来。

陆飞鹏看得心中一喜，正待向齐公公说什么，发现乌贵西的手中，依然拿着一张大拜帖，因而到了唇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病三郎乌贵西，根据拜帖上的名字，又换了一个身穿银缎劲装，腰悬长剑的青年进去。

陆飞鹏看得暗暗生气，因为他发现乌贵西在转身进内之际，曾冷冷地觑目瞟了一眼他和齐公公。

抬头再看身边的齐公公，依然是满面祥和，手捻飞髯，显得是那么气定神闲，对方才乌贵西冷冷瞟来的一眼，似是未曾看见。

但陆飞鹏却不知齐公公只是佯装镇定，而他心中却早已看出事情不如他想象的那么乐观。